

## 「隼」字異讀考論

沈 奇 石 \*

### 提 要

「隼」字是「隹」聲字的特殊一員。據諧聲類型分析，「隼」在傳世文獻中兼有「隼<sub>TU (J/N)</sub>」和「隼<sub>KWIN</sub>」兩類異讀。結合出土文獻，「隼」字是「隹」字異體「隹」與「隼」兩次字形職用變更的產物：一次是在戰國（秦楚）至西漢早期，「隼」與「隹」歷經字形職用的交互集中，形成「隼」形反映「隹<sub>TU (J/N)</sub>」字聲系，「隹」形反映「隹<sub>KWI (N)</sub>」字聲系的分工現象；另一次是西漢中期以降，上述字形職用的分工淡出歷史舞臺，「隼」的職用漸次被「隹」形替換。傳世「隼<sub>TU (J/N)</sub>」字是第一次變更中反映「隹<sub>TU (J/N)</sub>」字聲系的「隼」字形體孑遺，「隼<sub>KWIN</sub>」字是第二次變更中因文字職用的代償或互易產生的字。

**關鍵詞：**隼、異讀、諧聲類型、文字職用

---

本文於 112.10.11 收稿，113.05.30 審查通過。

\*北京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博士後研究。

DOI:10.6281/NTUCL.202403\_(84).0001



# Analysis on Phonological Variants of the Character 隼

Shen, Qi-Shen<sup>\*</sup>

## Abstract

The character 隼 is a special member of the character group whose phonetic element is 隹.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phonetic types, 隼 had two phonological variants in received texts, namely 隼 TU (J/N) and 隼 KWIN. Based on excavated documents, 隼 was derived from two functional changes of 隹 and 隹, both of which were historical variants of 隹.

During the first change, which occurred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especially in Qin and Chu) to the early West Han dynasty, the word function of 隼 and 隹 had been mutual concentrated, which finally led to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that 隼 recorded the sound related to the 隼 TU (J/N), while 隹 recorded the counterpart to the 隼 KWIN.

In the second change, after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West Han dynasty, this functional division faded away, and the function of 隼 was gradually replaced by 隹. 隼 TU (J/N) is the residue from the 隹, recording the sound related to 隼 TU (J/N) from the

---

<sup>\*</sup>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for Unearthed Text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first change. 隼 KWIN resulted from compensation or mutual change of word function during the second change.

**Keywords:** 隼, phonological variants, phonetic type, word function

# 「隼」字異讀考論 \*

沈 奇 石

## 一、引言

大徐本《說文》謂：「隼（隼），祝鳩也。从鳥隼聲。隼（隼），隼或从隹、一。一曰鶡（引者按，小徐本作『鶡』）字。」<sup>1</sup> 認為「隼」是「隼」或「鶡／鶡」字異體。這與「鷹隼」之「隼」字音義不完全相同。清人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就指出「鷹隼」之「隼」與「鶡（鶡）」「同物而異字異音」；「隼」與「鶡（鶡）」「異物而同字同音」。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亦謂：「隼爲祝鳩，職迫切。隼爲鶡鳥，思允切。二字音義懸絕。」<sup>2</sup>

過去治《說文》的學者對此有如下兩種看法：<sup>3</sup> 一種是調和說。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懷疑「鳩、鷹互化而謂爲一物」，《說文》據此將「隼」與「隼」或「鶡／鶡」牽合爲一字之異。另一種認為今本《說文》有誤。這主要基於如下兩類材料：(a)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五所引《說文》：「鶡，祝鳩。」戴侗《六書故·動物三·隹部》所引唐本《說文》同此。徐鍇《說文解字篆韻譜》「隼」字正作「隼（隼）」；(b) 《詩·小雅·采芣》「馵彼

\* 本文係「出土商周秦漢文獻通假語料的整理與數據庫建設研究」（項目號：21JZD043）階段性成果。

<sup>1</sup> 《韻會》「一曰鶡字」引作「一曰鶡子」。《爾雅·釋鳥》：「鶡子，鶡。」知「隼」非鶡子。段玉裁已駁其非。參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49。下文凡引自此書，不復詳注。

<sup>2</sup> 清·徐灝：《說文解字注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民國三年補刊本），第225冊，頁414。

<sup>3</sup> 以下諸說均引自丁福保主編：《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4163-4168；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冊，頁220-222。

飛隼」下孔穎達等《正義》及《爾雅·釋鳥》「鷹隼醜」下邢昺《疏》所引《說文》均謂：「隼，鷲鳥也。」基於此，嚴章福《說文校議議》、王筠《說文句讀》、《說文釋例》改正篆「隼」為「隼」，嚴氏改注語為「鷲鳥也」，王氏改為「祝鳴也。一曰：鷲鳥也」。宋保《諧聲補逸》未改正篆，但理解為「隼」之省形。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李富孫《說文辨字正俗》、馬叙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等認為原本《說文》字頭另有表示鷲鳥的「隼」，「隼」是「隼」字或體。

上述看法均基於「鷹隼」之「隼」字音義，牽合或否定《說文》「隼」字音義。<sup>4</sup> 殊不知，兩者的讀音各有所自。今結合傳世與出土文獻材料，綜合考論「隼」字這兩類異讀。

## 二、「隼」字的兩類異讀及其聲韻分析

「隼」字的兩類異讀是客觀存在的。從下揭兩條摘自陸德明《經典釋文·爾雅音義》的材料中可窺一斑：

(1)《爾雅·釋鳥》「隼其，鵠鵠」之「隼」下謂：「如字。旁或加鳥，非也。」

(2)《爾雅·釋鳥》「鷹隼醜，其飛也翬」之「隼」下謂：「西尹反。本或作鵠。案，隼即鳥也，無勞更加。」<sup>5</sup>

清人桂馥《札樸·匡謬》已揭，第(1)條「陸氏所謂『如字』者，如『隼』字也。『旁或加鳥，非也』者，『隼』旁加『鳥』作『鵠』也。」第(2)條所謂「隼即鳥也，無勞更加」指的是「『隼』上從『隼』即鳥，無勞更加『鳥』作『鵠』」。<sup>6</sup> 故陸德明所見《爾雅》原文應分別是「隼其，鵠鵠」與「鷹隼醜，其飛也翬」。前「隼」字之義即《說

<sup>4</sup> 同時還可能誤解了上揭古本《說文》中作為「隼」字異體的「鵠／隼」，詳下文。

<sup>5</sup>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影印宋元遞修本），頁1697、1704。

<sup>6</sup> 清·桂馥，趙智海點校：《札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266。觀點又見於氏著：《書爾雅後》，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影印文楷齋刻印本），第4冊，卷九十二〈未谷學案·文集〉，頁3720。

文》「雛」字字義（樊光《爾雅注》：「祝鳩即佳其」），<sup>7</sup> 後「隼」字之義顯然是「鷹隼」之「隼」。陸德明認為前者「如字」，後者異讀為「西尹反」。可知至少在陸德明的時代，「隼」字已有兩類異讀。

同時，「隼」字的兩類異讀在傳世「隼」聲字中也能覓得踪跡。傳世「隼」聲字可分兩類。一類是中古之前的文獻已見的早期「隼」聲字，除上述「鷮／鷮」，另有「準、隼、隼、隼（隼）、隼（推）、隼（堆）、隼（厓）」七字。前三字見於今本《說文》。<sup>8</sup> 「隼」字是唐寫本《說文》木部殘卷「隼」字正篆的隸定之形。「隼」字據於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推征」條所引《說文》：「（推，）排也，從手隼聲。一說云：從隼也。」「隼」字見於《漢書·溝洫志》：「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隼。」顏師古《注》引晉灼謂：「隼，古堆字也。」「隼」字作為《說文》「厓」字異體，目前收錄於《龍龕手鑑》、《正字通》等晚近字書中，依據中古韻書裏的「厓」字本由「隼」形改从白聲而來，知「隼」字古已有之。另一類是宋元以後晚起的「隼」聲字，主要是見於《集韻》的表示「剡木相入」的「隼」與表示「金之萌生」的「隼」。其中前者與上述「隼（隼）」字異代同形。

若要精準考察「隼」聲字與「隼」字兩類異讀之間的關係，需要借助「諧聲類型」，也即上古諧聲系列投射到上古音系中得到的規律性的聲母或韻母分佈，加以分析。

「隼」是「隼」字聲系中的一員。鄭張尚芳指出，上古「隼」字聲系有舌音微部（\*\*tjui<\*tjul）和喉音脂部（\*\*fiwi?<\*gwi?）兩系。<sup>9</sup> 兩者分別包含其對應的陽聲韻文部

<sup>7</sup> 另見《詩·小雅·四牡》、《詩·小雅·南有嘉魚》中「翩翩者雛」之「雛」下毛《傳》、陸德明《釋文》與孔穎達等《正義》的訓義。

<sup>8</sup> 「隼」被視作「屍」字或體。今本《說文》分析為「从肉、隼」，段玉裁《注》認為「隼聲」，其說是。

<sup>9</sup>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87-88。至於這兩類讀音是否本初有別，目前尚存爭議。鄭張尚芳持肯定態度，他認為舌音微部的「隼」本義是「短尾鳥」，喉音脂部的「隼（隼）」本義是雉鳴「鷮」。按，若此說可信，據古人有「鳩化為鷮」（見《大戴禮記·夏小正》等）之說，曾不若認為前者記錄的是表示祝鳩的「雛」，後者記錄的是表示鷮隼的「隼」，兩者在先民眼中可能本就是一種動物的兩般形態。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未刊，參馬譽文：《新派上古音構擬中利用古文字材料情況的綜合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22年，張富海先生指導，頁22注4引）持否定態度，他認為兩類讀音具有演變關係。基於這一認識，他將「隼」構擬為\*kljul，這樣聲母方面能用 kl->t-這一腭化音變來解釋；同時又認為小舌音對後元音有異化作用，

(*\*-un*) 與真部 (*\*-in*)。本文統稱前者為「隹 *TU* (J/N)」字聲系，<sup>10</sup> 後者為「隹 *KWI* (N)」字聲系。經李豪分析，「隹 *TU* (J/N)」字聲系所攝字對應的中古聲母有端、透、定、澄、章、昌、禪母，「隹 *KWI* (N)」字聲系所攝字對應的中古聲母有群、匣、云、以、曉、心母字。<sup>11</sup>

《說文》中的「隼」字既然是「鷗」或「鷗／鷗」字或體，那麼三者讀音理應近同。中古「鷗」讀「常倫切」(《廣韻》反切，下文未作說明的反切一般源自該書)，「鷗」讀「度官切」，兩字的上古讀音來源均是舌音文部，本文記作 *\*TUN*；「鷗」讀「職追切」，上古讀音來源是舌音微部，本文記作 *\*TUL*。上古微、文兩部本是陰陽對轉關係，故基於《說文》訓義的「隼」字上古聲韻類型是 *\*TU* (J/N)。

早期「隼」聲字中，「準、腓、樺(椎)、隼(推)、軍(堆)、庠(厓)」這六字，據其《廣韻》反切推得的中古聲韻分別是章母諄韻、定母魂韻、澄母脂韻、透母灰韻、端母灰韻和端母灰韻。結合上揭李豪總結的「隹」字聲系的諧聲類型，這六字的上古聲韻類型均是 *\*TU* (J/N)。上揭古本《說文》中的「鷗／鷗」若真是「鷗」字異體，其上古聲韻類型自然也是 *\*TUL*。<sup>12</sup> 至於「隼」字，二徐本注音「而尹切」，又「人勇切」，聲母是日母，不合於「隹」字聲系的諧聲類型，可能是受「鷗」等字訓讀影響，其本音待考。<sup>13</sup> 故

這樣韻母方面能用 *\*-ul > \*-il/C[q]* 這一條件音變來解釋。按，若此說可信，則傳世古書中表示鷗鳥的「鷗」(*\*TUN*) 可能就是鷹隼之「隼」(*\*KWIN*) 的音變產物。當然，該問題目前尚乏堅據，且肯否兩說各有利於解釋相關材料的優勢。這裏祇能姑且存疑待考。

<sup>10</sup> 鄭張尚芳將上古後期的微部韻尾構擬為 *\*-l*，看似能更好解釋陰聲韻與陽聲韻的通轉關係，可這樣造成對應的脂部韻尾也必須二分為 *\*-i* 和 *\*-il*，與目前諧聲押韻事實不合。故不從此。且為了與脂部 (*\*-i*) 別異，改用白一平、沙加爾、斯塔羅思金等學者的構擬方案，將微部韻尾構擬為同等效力的 *\*-j*。

<sup>11</sup> 李豪：〈「鷗」「鷗」「隼」「鷗」等字讀音考辨——以諧聲類型為中心〉，「上古音與古文字整合研究中的諧聲問題」工作坊（杭州：浙江大學，2019年7月15-16日）；後正式發表於《漢語史學報》第28輯（2023年5月），頁58-66。

<sup>12</sup> 這與上揭陸德明〈爾雅音義〉所謂「本或作鷗」的「鷗」異代同形。後者是「鷹隼」之「隼」的異體。慧琳《一切經音義》：「鷹隼，隼或作鷗。」用例還見於《山海經·海內西經》、《穆天子傳》。

<sup>13</sup> 參李豪：〈「鷗」「鷗」「隼」「鷗」——以諧聲類型為中心〉，頁58-66。該文據《篆隸萬象名義》、《新撰字鏡》切語「子徇反」斷定「隼」字隸屬於「隹 *KWI* (L/N)」字聲系。參考其他早期「隼」聲字的情況，所謂「子徇反」更可能是日僧誤讀「半邊」所致。同時，「隼」字也可能本是从隼、毛的表意字。

確定的早期「隼」聲字的上古聲韻類型也是\**TU* (*J/N*)。

「鷹隼」之「隼」字，據其《廣韻》反切「思尹切」推得的中古聲韻是心母諄韻。結合上揭李豪總結的「隹」字聲系的諧聲類型，「隼」的上古聲韻類型理應是\**KWIN*。下文也將提及，{隼}這個詞在戰國至西漢早期真實文字材料中用牙音脂部的「唯」或喉音耕部的「𪔐」聲字來記錄，亦可為證。

晚起的「隼」聲字「隼」與「隼」在《集韻》中的反切均是「聿尹切」，與「鷹隼」之「隼」字中古讀音相同。

基於「諧聲類型」分析，傳世文獻中的「隼」及「隼」聲字反映出\**TU* (*J/N*)與\**KWIN*兩類異讀，下文分別記作「隼 *TU* (*J/N*)」與「隼 *KWIN*」。而且「隼 *TU* (*J/N*)」聲字總體上要比「隼 *KWIN*」聲字出現的時代要早。至於這兩類「隼」字從何而來，需要結合真實文字材料進行綜合考察。

### 三、「隼 *TU* (*J/N*)」字源流考

筆者認為，「隼 *TU* (*J/N*)」字導源於戰國（秦楚）至西漢早期文字體系中寫作「𪔐、𪔑、隼、隼」等形之字。該字是在一般寫法的「隹」字左豎筆上添一短橫或圓點，下文記作「隼」。<sup>14</sup>

「隼」字最早是以偏旁的形式進入出土文獻與古文字學界視野的，20 世紀下半葉出土的鄂君啟節及曾侯簡、包山簡等戰國楚系文字材料中數見該偏旁。20 世紀 90 年代，李守奎、何琳儀、林雲等先後據形認為「隼」就是《說文》中的「隼」字，同時認為與一般

<sup>14</sup> 東周文字中另有在右豎筆下添一短橫或圓點的「隹」字，形如「𪔒」（《璽彙》3846）、「𪔓」（上博一·孔子詩論）等。這種形體導源於西周文字中寫成「𪔔」（《銘圖》04988）、「𪔕」（《銘圖》02406）、「𪔖」（《銘圖》03014）等形的「隹」字，用法也與一般的「隹」字無別。過去學者或釋為「隼」字，參楊蒙生：〈說「隼」兼及相關字〉，《出土文獻》第 5 輯（2014 年 10 月），頁 173-179，不確。另，郭店《尊德義》簡 1 有字作「𪔗」，上部偏旁過去或釋為「隼」，現在一般釋為「隹（𪔘）」，近說參蘇建洲：〈說「忿連」〉，《簡帛》第 20 輯（2020 年 5 月），頁 45-50。

寫法的「隹」音同義近。<sup>15</sup> 隨著後出材料中相關用字情況日益明晰，張再興利用秦漢文字材料揭出，「隹」不是「鷹隹」之「隹」，也即本文所謂「隹<sub>KWIN</sub>」字；<sup>16</sup> 李銳、陳劍、侯瑞華、侯建科等已意識到戰國楚簡中的「隹」與一般寫法的「隹」字職用有別。<sup>17</sup>

經筆者全面考察，「隹」與「佳」的職用差異具有時代性與地域性。「佳」在商西周文字中一般作「𠂔」、、等形，下部垂筆畫出鳥足之形。春秋時期，「佳」字中勾勒鳥身形的右豎筆穿出，寫成「𠂔」、等形。「隹」便是在這類「佳」形基礎上加裝飾筆畫形成的。起初祇是「佳」字異體，如春秋金文中的「隹」()(*銘圖* 15332)用為發語詞「唯」，與一般的「佳」字用法無別。<sup>18</sup> 戰國(秦楚)至西漢早期文字體系中，「隹」與「佳」出現頗為嚴整的職用「交互集中」現象。<sup>19</sup> 具體來說：

「佳」聲字(含獨體)記錄的詞，可確定的主要有如下圖表 1 所示，計 9 個：<sup>20</sup>

<sup>15</sup> 李守奎：〈楚文字考釋(三組)〉，《簡帛研究》第 3 輯(1998 年 12 月)，頁 23-30；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1207-1208；白於藍：〈《包山楚簡文字編》校訂〉，《中國文字》新第 25 期(1999 年 12 月)，頁 181 引林漢說。

<sup>16</sup> 張再興：〈從秦漢簡帛文字看「隹」字的分化〉，《中國文字研究》第 23 輯(2016 年 8 月)，頁 80-86。由於當時尚未意識到「隹<sub>TU(J/N)</sub>」與「隹<sub>KWIN</sub>」有別，致使該文認為「隹」同樣不是《說文》中的「隹」，所有「隹」字「祇是『佳』字在下部增加綴加符號而造成的異體」。

<sup>17</sup> 李銳：〈戰國竹書形近字互別現象初探——兼論古書的傳抄〉，《古文字研究》第 30 輯(2014 年 9 月)，頁 510-511；陳劍：〈據安大簡說《碩鼠》「誰之永號」句的原貌原意〉，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m.bsm.org.cn/?chujian/8140.html>，2019 年 9 月 30 日；侯瑞華：〈讀安大簡《詩經》二題〉，《戰國文字研究》第 2 輯(2020 年 7 月)，頁 51-62；侯瑞華：《戰國楚文字常用字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22 年，李守奎先生指導)，頁 304-313；侯建科：《楚文字疑難字考釋史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22 年，賈連翔先生指導)，頁 530-532，628-634。

<sup>18</sup> 陳聞達提示筆者，該器文字多加點畫裝飾，如「戊」字之作「𠂔」、「有」字之作「𠂔」等。這更可證知這裏的「隹」僅是「佳」字異體。

<sup>19</sup> 所謂文字職用的「交互集中」，是指：「如果 A、B 兩字都可以用來表示某兩詞的話，在使用過程中有時會逐漸形成讓 A 祇表示其中的某一個詞，B 祇表示其中的另一個詞的情況。」參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 年)，頁 317。

<sup>20</sup> 本圖表 1 與下文圖表 2 中所用釋文，非涉及相關用字者，一般改用通行文字表示。

| 字形             | 詞                 | 文獻來源                                                                                                                                                                |
|----------------|-------------------|---------------------------------------------------------------------------------------------------------------------------------------------------------------------|
| 「隼」聲字<br>(含獨體) | {唯／惟}             | 相關文例多不盡舉，統計從略。 <sup>21</sup>                                                                                                                                        |
|                | {維}               |                                                                                                                                                                     |
|                | {雖}               |                                                                                                                                                                     |
|                | {淮}               | 上博二《容成氏》25：禹通 <u>淮</u> 與沂。                                                                                                                                          |
|                | {隼}               | 清華三《說命下》4：不唯鷹 <u>隼</u> （隼）。<br>棗紙《齊桓公自莒返于齊》：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鸞兀（騏？） <u>隼</u> （隼）比。<br>馬王堆《二三子問》32/125 下-33/126 上：<br>《卦》曰：公用射 <u>隼</u> （隼）於高墉之上。（中畧）故曰：射 <u>隼</u> （隼）于高墉之上。 |
|                | {睢}               | 馬王堆《戰國縱橫家書·見田發於梁南章》294：若秦拔鄢陵，必不能背梁、黃、濟陽陰、 <u>睢</u> 陽而攻單父，是計二得也。                                                                                                     |
|                | {巖} <sup>22</sup> | 曾侯乙墓衣箱 E66：觥 <u>隼</u> （巖）。 <sup>23</sup><br>馬王堆《陰陽五行乙·玄戈昭搖》8 中：觥 <u>隼</u>                                                                                           |

<sup>21</sup> 參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年），「隼與唯」、「隼與惟」、「隼與雖」、「隼與維」、「唯與隼」、「唯與惟」、「唯與維」、「唯與雖」、「雖與惟」、「雖與唯」條，頁 550-561。

<sup>22</sup> 北大漢簡《堪輿》48 有見「巖」，既可能是「此隼」合文，則其中的「隼」用為「巖」；也可能是「雌巖」的省略形式。參見李春桃：〈出土文獻所見觥宿名稱考〉，《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 16 輯（2022 年 12 月），頁 189。這裏取後說，故不計入。

<sup>23</sup> 《呂氏春秋·仲秋》：「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觥巖中。」《淮南子·時則訓》：「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旦觥巖中。」古書中又作「觥觶」。如《禮記·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觥觶中。」《史記·天官書》：「小三星隅置，曰觥觶，為虎首，主葆旅事。」

|     |  |                                                               |
|-----|--|---------------------------------------------------------------|
|     |  | (𡵓)。 <sup>24</sup>                                            |
| {筍} |  | 鳳凰山 74：筍(筍)答一枚。 <sup>25</sup>                                 |
| {殉} |  | 馬王堆《戰國縱橫家書·公仲惲調韓王章》<br>265：不穀將以楚 <u>佳(殉)</u> 韓。 <sup>26</sup> |

圖表 1

此外還有如下若干从「佳」之字需要略作考論或說明：

1. 「崔」字聲系。今「崔」字从山、佳，大徐本《說文》以爲「佳」旁是聲符。施瑞峰已揭，所謂「佳」旁是由「衰」形譌變而來，從而「崔」聲字如「唯」、「催」、「摧」、「羅」等都不是「佳」聲字。<sup>27</sup>
2. 「進」字。今之所見古文字字形，一般从辵、佳；<sup>28</sup> 字或从止，如《璽彙》274「詢里

<sup>24</sup> 原形作「𡵓」，過去釋讀爲「此𡵓」合文，非是。當爲「此唯」合文，讀爲「𡵓」。此例承程少軒先生指出，肅此致謝！

<sup>25</sup> 從孫濤〈漢墓簡牘名物校釋五則〉（未刊）讀。

<sup>26</sup> 此字原形作「𡵓」，對應《戰國策·韓策》和《史記·韓世家》（包括《正義》本）之「殉／徇」。原整理者隸定爲「佳」，以爲「隼」之譌誤，蓋將這裏的「佳」等同於中古讀「職迫切」的「佳」，實則不必。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叁）》釋文寫成「佳（隼-徇）」，不妨直接寫成「佳（徇）」。參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叁）》，頁 256。

<sup>27</sup> 施瑞峰：《上古漢語聲母諧聲類型在古文字資料釋讀中的效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22 年，沈培先生指導），頁 217-220。

<sup>28</sup> 西周早期金文有人名字作「𡵓」（《銘圖》02337，另有《銘圖》02338-02339，10860 同銘），其中聲符較一般的「佳」形胸前多出一點畫。（該字在《銘圖》10860 中作「𡵓」[器]、「𡵓」[蓋]，蓋脫失「佳」形前方指事點畫，遂成一般的「進」形）該形獨體見於甲骨文，作「𡵓」（《合集》00109）。一般將後者釋爲「雁（膺）」，則上揭金文字或當是從辵雁（膺）省聲，疑爲「應行」之「應」或表示「迎擊」之「應」或「膺」（「戎狄是膺」）專字。祇不過，甲骨文中的「應」一般是「佳」形胸前加指示圈筆，這種加點筆類寫法的「雁（膺）」更常見於兩周文字，不能排除可能另有其字，在此充當「進」字聲符。另，戰國楚簡另見从辵或止，隼聲之字，亦與之無關，詳下文。

「隼」之「隼」字，或即「進」字異體。<sup>29</sup>《說文》分析「進」从「闔」省聲，近現代學者提倡「隼」是聲符，<sup>30</sup>恐均可商。依據「進」字中古讀音與諧聲通假的情況，「進」字上古聲韻類型是\*TSIN，與下揭「隼」或「隼」字聲系的聲韻類型均不相合。

3. 楚簡中兩個舊釋从「隼」聲的「隼」字，分別寫作「隼」（曾侯 123）和「隼」（上博三《彭祖》）。前者據紅外影像應从系，即「維」字；<sup>31</sup> 後者應從史傑鵬意見改釋為「集」，據劉釗意見訓為「降」。<sup>32</sup>
4. 馬王堆《雜禁方》有謂：「取兩雌=尾。」又謂：「取兩雄=左爪四」。辭例與《醫心方》卷二十六《相愛方》第五所謂「取雄雞左足爪」相合。《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已將「雌=」與「雄=」分別理解為「雌雞」與「雄雞」，<sup>33</sup> 可從。筆者初稿依照舊解，<sup>34</sup> 將「雌=」與「雄=」分別理解為「雌隼」與「雄隼」，讀為「雌雞」與「雄雞」。鄔可晶指出，「隼（\*KWI）」逕讀為「雞（\*kee）」並不妥當，畢竟聲母有圓唇與非圓唇之別。不妨認為「雌=」、「雄=」由於採取了比較特殊的合文形式，所以把「雞」的聲旁「奚」省掉了；或者認為「雌」、「雄」下的「=」是所謂的「省代符號」，代表當時人習用的醫方裏「雌雞」、「雄雞」的「雞」。甚至不排除上述兩種可能兼而有之。今從是說。

「隼」聲字（含獨體）記錄的詞，可確定的主要有如下圖表 2 所示，計 8 個：

<sup>29</sup> 此字也可能分析為从彳隼聲，與「進」無關。俞偉超便是如此理解，參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頁 91-92；但他據此讀為「魁」，則不可信。畢竟無論是「隼」還是「隼」均與「魁」字聲韻不合。與「隼」聲字互為異文的「魁」字是「魁」字之誤，詳下文。

<sup>30</sup> 參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編《古文字詁林》引林義光、馬叙倫等說，頁 340-341。

<sup>31</sup> 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361。

<sup>32</sup> 史傑鵬：〈上博竹書（三）注釋補正〉，《畏此簡書：戰國楚簡與訓詁論集》（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8 年），頁 64-71；劉釗：〈「集」字的形音義〉，《書聲集續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254。

<sup>33</sup> 劉釗主編：《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20 年），頁 1593-1594。

<sup>34</sup> 參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頁 160。

| 字形             | 詞   | 文獻來源                                                                                                                                                                                                                                                                                                                                                                                                                                                                                                                           |
|----------------|-----|--------------------------------------------------------------------------------------------------------------------------------------------------------------------------------------------------------------------------------------------------------------------------------------------------------------------------------------------------------------------------------------------------------------------------------------------------------------------------------------------------------------------------------|
| 「隹」聲字<br>(含獨體) | {誰} | <p>郭店《緇衣》9：<u>隹(誰)</u>秉國成。</p> <p>上博一《緇衣》5：<u>隹(誰)</u>秉國〔成〕。</p> <p>上博一《孔子詩論》3：<u>隹(誰)</u>能夫……。</p> <p>上博三《仲弓》21：唯(雖)其難也，汝<u>隹(誰)</u>以……。<sup>35</sup></p> <p>上博五《苦成家父》3：諸侯畜我，<u>隹(誰)</u>不以厚？</p> <p>上博五《苦成家父》4：天下爲君者，<u>隹(誰)</u>欲畜汝者哉？</p> <p>清華三《芮良夫毖》7-8：民之賤(殘?)矣，而<u>隹(誰)</u>適爲王？</p> <p>清華六《子儀》8：余<u>隹(誰)</u>思于告之？</p> <p>清華六《子儀》9：余<u>隹(誰)</u>思于協之？</p> <p>安大一《詩·召南·行露》29：<u>隹(誰)</u>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u>隹(誰)</u>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p> <p>安大一《詩·秦風·行露》51/52/53：<u>隹(誰)</u>從穆公？(3例)</p> <p>安大一《詩·侯風·園有桃》75/76：<u>隹(誰)</u>其知之？(2例)</p> |

<sup>35</sup> 李銳以爲此「隹」「不能讀爲『誰』」，參李銳：〈戰國竹書形近字互別現象初探——兼論古書的傳抄〉，頁510-511；然其用法可與「余隹(誰)思(使)于告之？」(清華六·子儀08)、「余隹(誰)思(使)于協之？」(清華六·子儀09)互參，疑讀爲「誰」，作「以」前置賓語。

|  |                                                                                                                                                                                                                                                                                                                                                                                                                                                                                                                                                                                                                                                                                                                                                                                 |
|--|---------------------------------------------------------------------------------------------------------------------------------------------------------------------------------------------------------------------------------------------------------------------------------------------------------------------------------------------------------------------------------------------------------------------------------------------------------------------------------------------------------------------------------------------------------------------------------------------------------------------------------------------------------------------------------------------------------------------------------------------------------------------------------|
|  | <p>安大一《詩·鄘風·桑中》89/90/91：云<u>隼</u>（<u>誰</u>）之思？（3例）</p> <p>睡虎地秦簡《編年記》53：吏<u>誰</u>（<u>誰</u>）從軍。</p> <p>張家山[247]《奏讞書》112/113：騰曰<u>誰</u>（<u>誰</u>）（<u>誰</u>）與盜？（2例）</p> <p>張家山[247]《奏讞書》190-191：有子不聽生父教，<u>誰</u>（<u>誰</u>）與不聽死父教罪重？</p> <p>張家山[247]《奏讞書》191-192：夫生而自嫁罪，<u>誰</u>（<u>誰</u>）與夫死而自嫁罪重？</p> <p>張家山[247]《奏讞書》192-193：欺生夫，<u>誰</u>（<u>誰</u>）與欺死夫罪重？</p> <p>張家山[247]《奏讞書》200：起市中，<u>誰</u>（<u>誰</u>）逢見？</p> <p>銀雀山《尉繚子》472-473：然使心狂者<u>誰</u>（<u>誰</u>）也？難得之貨也。使耳聾者<u>誰</u>（<u>誰</u>）也？曰□……者<u>誰</u>（<u>誰</u>）也？曰□澤好色也。</p> <p>銀雀山《富國》1593：吾<u>誰</u>（<u>誰</u>）與生財？</p> <p>銀雀山《富國》1596：欲舉大事而无貨，吾<u>誰</u>（<u>誰</u>）與生之？</p> <p>銀雀山《富國》1601：<u>誰</u>（<u>誰</u>）與舉……。</p> <p>銀雀山《曹氏陰陽》1690：凡制□物者謹<u>誰</u>（<u>誰</u>）於……。</p> <p>馬王堆《繫辭》019 上/20 上：<u>誰</u>（<u>誰</u>）能〔與於〕此？（2例）</p> |
|--|---------------------------------------------------------------------------------------------------------------------------------------------------------------------------------------------------------------------------------------------------------------------------------------------------------------------------------------------------------------------------------------------------------------------------------------------------------------------------------------------------------------------------------------------------------------------------------------------------------------------------------------------------------------------------------------------------------------------------------------------------------------------------------|

|  |                   |                                                                                                                                                                                                                                                                                                                                                                        |
|--|-------------------|------------------------------------------------------------------------------------------------------------------------------------------------------------------------------------------------------------------------------------------------------------------------------------------------------------------------------------------------------------------------|
|  |                   | <p>馬王堆《繫辭》22：其<u>誰（誰）</u>能爲此哉？</p> <p>馬王堆《衷》7下：《臨》之卦，自<u>誰（誰）</u>不先懼？</p> <p>馬王堆《行守》135上：其<u>誰（誰）</u>骨當之。</p>                                                                                                                                                                                                                                                          |
|  | {準}               | <p>清華十一《五紀》5/6/13/17/18 與「規、矩、稱、圓」並舉的「<u>準（準）</u>」。（6例）</p>                                                                                                                                                                                                                                                                                                            |
|  | {駢}               | <p>曾侯 206：兩<u>隹（駢）</u>，輶車。<sup>36</sup></p> <p>睡虎地秦簡《封診式》21：<u>駢（駢）</u>牝右剽。</p>                                                                                                                                                                                                                                                                                        |
|  | {錐} <sup>37</sup> | <p>清華十一《五紀》100：設<u>錐（錐）</u>爲盍。</p> <p>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86：鬥以針、鉞、<u>錐（錐）</u>。</p> <p>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40 貳：以鐵<u>椎（錐）</u>揣之。</p> <p>張家山[247]《二年律令》27：鬥而以釦及金鐵銳、錘、<u>椎（錐）</u>傷人。</p> <p>嶽麓二《體積類算題》194/0997：積<u>隹（錐）</u>者，兩廣相乘也，高乘之，三成一尺。</p> <p>嶽麓四《第二組》109 正/1277 正：郵具二席及斧、斤、鑿、<u>錐（錐）</u>、刀、鐔、繡。</p> <p>銀雀山《孫臏兵法》280：<u>錐（錐）</u>行者何也？</p> <p>銀雀山《孫臏兵法》281：<u>錐（錐）</u>行者，所以衝堅毀銳也。</p> |

<sup>36</sup> 原字形作「」。從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頁500、529讀。

<sup>37</sup> {椎}與{錐}在當時不妨視作同一詞。

|  |     |                                                                                                                                                                                                                                                        |
|--|-----|--------------------------------------------------------------------------------------------------------------------------------------------------------------------------------------------------------------------------------------------------------|
|  |     | <p>銀雀山《孫臏兵法》411：陣刃以<u>錐（錐）</u>行。</p> <p>銀雀山《十陣》1531/1533/1541/1542：<u>錐（錐）</u>行之陣。（4例）</p> <p>銀雀山《庫法》838-839：長斧、連槓、長<u>椎（錐）</u>，枋（柄）七尺。<u>椎（錐）</u>首大十四寸。</p> <p>馬王堆《五十二病方》213/200：即以鐵<u>椎（錐）</u>改段之二七。</p> <p>馬王堆《養生方》231/218：即以<u>椎（錐）</u>薄段（鍛）之。</p> |
|  | {椎} | <p>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36 壹：以棘<u>椎（椎）</u>桃柄以敲其心。</p> <p>胡家草場《詁咎》1998 貳：乃爲棘<u>椎（椎）</u>桃柄以權其顏。</p> <p>銀雀山《孫臏兵法》414-415：<u>椎（椎）</u>下移師，所以備強也。</p> <p>馬王堆《五十二病方》231/218：即以采木<u>椎（椎）</u>剡之。</p> <p>馬王堆《相馬經》73 下：其後傳中封脊<u>椎（椎）</u>。</p>                               |
|  | {椎} | <p>馬王堆《足臂十一脈灸經》3：<u>椎（椎）</u>痛。</p>                                                                                                                                                                                                                     |
|  | {推} | <p>嶽麓四《第二組》143 正/1405 正：置典、老，必里相<u>誰（推）</u>。</p> <p>張家山[247]《二年律令》235：縣各署食盡日，前縣以<u>誰（推）</u>續食。</p> <p>馬王堆《老子》甲本 63／乙本 30：天下皆樂<u>誰</u></p>                                                                                                              |

|  |     |                                                                                                                                                                                                                                                                                                                                       |
|--|-----|---------------------------------------------------------------------------------------------------------------------------------------------------------------------------------------------------------------------------------------------------------------------------------------------------------------------------------------|
|  |     | <p><u>（推）</u>而弗馱（厭）也。（2例）</p> <p>馬王堆《春秋事語·伯有章》37：<u>誰（推）</u>賢讓能。</p> <p>馬王堆《刑德丙·天地陰陽》7：<u>誰（推）</u>往古而承來事乎？</p> <p>馬王堆《去穀食氣》2：以此數<u>誰（推）</u>之。</p> <p>馬王堆《繫辭》28上/29下：<u>誰（推）</u>而行之。（2例）</p> <p>馬王堆《繫辭》30上：剛柔相<u>誰（推）</u>。</p> <p>馬王堆《繆和》22：夫羣黨朋族，<u>誰（推）</u>以……。</p> <p>馬王堆《物則有形圖》：行於<u>誰（推）</u>，心之理也。</p> <p>不感無應<u>誰（推）</u>無不行。</p> |
|  | {𨾏} | <p>馬王堆《戰國縱橫家書·蘇秦自齊獻書於燕王》34：齊殺張<u>𨾏（𨾏）</u>之死也。<sup>38</sup></p> <p>馬王堆《戰國縱橫家書·蘇秦自齊獻書於燕王》38-39：〔張〕<u>𨾏（𨾏）</u>之死也，王辱之。</p>                                                                                                                                                                                                               |

圖表 2

此外還有如下若干从「隹」之字需要略作考論或說明：

1. 楚簡中有从隹聲的字，寫作「𨾏」（郭店《老子甲》4）、「𨾏」（清華八《邦家處位》簡6）。侯瑞華已正確指出，這些字不是「進」，前者在《老子》其他傳本中作「隹」（馬王堆《老子》甲本）、「誰」（字从「隹」，馬王堆《老子》乙本）、「推」（北大漢簡《老子》字从「隹」，以及其他傳世《老子》本），均與「進」字聲韻不合；後者疑讀為推舉

<sup>38</sup> 原字形作「𨾏」，用為燕將「張𨾏」之「𨾏」。《呂氏春秋·行論》引作「𨾏」，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叁）》，頁207以「𨾏」為「𨾏」之誤字，可信。

之「推」。<sup>39</sup> 上圖表 2 中曾侯 206 表示{隼}的「隼」或其異體。<sup>40</sup>

2. 「閨」字。《說文》分析从隹，「門」省聲，或有所自。<sup>41</sup> 今之所見古文字字形，一般寫作从隹、門，構形尚且不明。<sup>42</sup>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除》簡 2 貳「閨」字書作「」，字之从「隼」，或出於譌誤，或是「隹」與「隼」作意符時可以通用。秦系兵器相邦冉戈（《銘圖》17245）「雍」字寫作「、」，其意符「隹」改作「隼」，可為旁證。
3. 若干讀法不明的專名用字，如戰國楚簡中的專名用字「𨾏」（曾侯 45）、「𨾏」（包山 21、22、173）、「𨾏」（包山 24）等，又如戰國楚系金文國族名字「𨾏」（《銘圖》12157，《銘續》816，《銘三》272、274、574-576、599、1180），<sup>43</sup> 再如戰國晚期秦兵所刻私名「𨾏」（《銘圖》17239）等，均不收錄。

「隼」與「隹」的職用整體呈現出「交互集中」的特徵。同時也有若干例外。據筆者全面查檢，僅尋出如下數例：戰國中期楚系𨾏子瀘息缶（《銘三》1180）「隹（唯）正月初吉丁亥」中用為「唯」的「隹」字寫作「」（隼）；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簡 86「門以針、鉞、錐。若針、鉞、錐傷人，各何論」中的兩個「錐」字，前者从「隼」作「」，後者从「隹」作「」；嶽麓四《第三組》簡 361 正「鐵椎、鐵、鍤（鑄）」之「椎」作「」，<sup>44</sup> 从「隹」作。上表已揭同書《第二組》中的「錐」卻仍从「隼」作；張家山[336]

<sup>39</sup> 侯瑞華：《戰國楚文字常用字研究》，頁 311-313。

<sup>40</sup> 馬王堆《五行》137/306：「能之」之「」，係「誰」字，據辭例是「進」字之誤。《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認為：「所从『隼』形最下一筆，當由『進』所从『辵』旁的捺筆而來。蓋『進』所从『辵』除去最末一筆的剩餘形體，被抄寫者誤認為形近的『言』。」說可參，詳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頁 89。

<sup>41</sup> 畢竟「門」字已見於西周晚期金文，如《銘三》1272 之「」，原書誤釋為「閑」。

<sup>42</sup> 本文初稿認為「門」旁可能是聲符，「隹」旁是義符。鄔可晶閱後賜教：「『門』是中古一等字，上古音應該就是\*məən，與『閨』讀\*rins 聲韻皆不合，不可能相諧。與其認為『門』是聲符，還不如認為『閨』可能是一個會意字，但所會何意尚不明，待考。」

<sup>43</sup> 田成方讀為「蔦」，參田成方：〈新見蔦子曾壺考〉，《江漢考古》2015 年第 3 期，頁 86-90；未必可信。

<sup>44</sup> 「鍤（鑄）」從方勇讀。參方勇：《讀〈嶽麓書院藏秦簡（肆）〉札記一則》，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qinjian/6659.html>，2016 年 3 月 27 日。

《盜跖》「今毋立錐之地」之「錐」从「佳」作「𠂔」，「介子誰（推）」（2例）之「誰」从「佳」作「𠂔、𠂔」等。這些例外具有偶發性，不影響整體特徵。

筆者認為，上述職用特徵本質上反映了當時「佳」字兩類異體「隼」與「佳」具有承擔「佳」字兩系讀音的功能。後來施瑞峰、李豪、馬譽文也有類似的看法。<sup>45</sup> 具體來說：上圖表 1 中「佳」字聲系記錄的 9 個詞中古聲韻關係如下圖表 3 示：

| 韻<br>聲 | 匣 | 以     | 心                  | 邪 |
|--------|---|-------|--------------------|---|
| 脂=合    |   | 唯／惟、維 | 雖、睢 <sub>息遺切</sub> |   |
| 皆=合    | 淮 |       |                    |   |
| 諄=合    |   |       | 隼、筍                | 殉 |
| 支=合    |   |       | 嵩                  |   |

\*韻目以平賅上去，準韻、稇韻歸入諄韻，紙韻歸入支韻。

圖表 3

其中匣母皆韻的「淮」與以母脂韻的「唯／惟、維」的上古聲韻來源為喉音脂部。「雖、睢<sub>息遺切</sub>、隼、筍、殉」的中古聲母是心母或邪母，依據其上古與「唯／惟、維」關係密切，且未見確例與精、莊組字具有密切的諧聲或通假關係，故其上古聲韻來源也應是喉音；其中「雖、睢<sub>息遺切</sub>」的上古韻類是脂部，「隼、筍、殉」是真部。「嵩」為牙喉音支部，其主元音為\*-e，與上述脂、真部主元音\*-i 同是前高元音，故可相通。不妨說，當時的「佳」主要反映「佳<sub>KWI(N)</sub>」字聲系的讀音。<sup>46</sup>

<sup>45</sup> 施瑞峰：《上古漢語聲母諧聲類型在古文字資料釋讀中的效用》，頁 217-220；李豪：《古文字諧聲系統及相關問題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22 年，劉釗先生指導），頁 20-21；馬譽文：《新派上古音構擬中利用古文字材料情況的綜合研究》，頁 22-23。

<sup>46</sup> 上博四《昭王毀室》有字作「𠂔」（簡 1，「將蹠闔。～人止之。」）、「𠂔」（簡 2，「～人弗敢止。」）之形，可分析為从宀稚聲。其中聲符「稚」，从禾佳聲，與後世「稚子」之「稚」異代同形。此二字疑讀為表示宮門的「闔」。《說文》「帷」字古文即从韋聲作「匱」，可為

據此，清華三《說命上》簡 2-3 形容傳說「鳶肩如惟」之「惟」，<sup>47</sup> 篆作「𪔐」，聲符是上述反映「隹 KWI(N)」字聲系的一般「隹」形。整理者讀爲舌音微部的「椎」，<sup>48</sup> 於音不合，不妨改讀爲表示解結椎的「觸」。上圖表 2 中曾侯乙墓衣箱 E66 星宿名「觜嶺」即作「此隹」，馬王堆《陰陽五行乙·玄戈》作「此唯」，<sup>49</sup> 知兩聲可通。《禮記·內則》有「小觸」，鄭玄《注》：「貌如錐，以象骨爲之。」（宋本《玉篇》引「貌」作「形」）目前考古資料所見先秦時期的觸恰是上寬鈍而下尖銳的錐形物。此形正與「鳶肩」相匹，亦與《淮南子·道應》中形容傳說「豐上而殺下」的相貌相合。

上圖表 2 中「隼」字聲系記錄的 8 個詞中，除「魑」是一等灰韻外均是三等脂韻，其聲母分別如下圖表 4 所示：

| 聲母 | 透                | 定 | 澄 | 章     | 昌                | 禪   |
|----|------------------|---|---|-------|------------------|-----|
| 例字 | 推 <sub>他回切</sub> | 魑 | 椎 | 準、騅、錐 | 推 <sub>叉隹切</sub> | 誰、脍 |

圖表 4

上古聲韻來源均爲舌音微部。據此，當時的「隼」反映了「隹 TU(JN)」字聲系的讀音。

上述「隹」字兩類異體「隼」與「佳」的職用與聲韻分工現象在同時期其他域系文字中尚無明顯痕跡。如三晉系的中山王<sub>三</sub>鼎（《銘圖》02517）中的「佳」字既可以表示「隹 KWI(N)」字聲系的「唯」（「～十四年」等）與「雖」（「～有死罪」），又可以表示「隹 TU(JN)」字聲系的「誰」（「其～能之」）。更多情況是相關材料闕如，或用法不明，難以探知其情。

證。「闡人」或即古書所謂闡人、闡侍之屬。「闡」字本是舌音微部字，本與上揭「隹」聲字讀音不諧；此處或即楚音脂微混同者。

<sup>47</sup> 「鳶」從胡敕瑞、虞萬里釋讀。參胡敕瑞：〈讀清華簡札記之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 [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3/201301051548\\_22816925198/20130105154822816925198\\_.html](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3/201301051548_22816925198/20130105154822816925198_.html)，2013 年 1 月 5 日；虞萬里：〈清華簡《說命》「鵠肩女惟」疏解〉，《文史哲》2015 年第 1 期（總第 346 期），頁 128-136。「鳶肩」又見於北大漢簡《妄稽》。

<sup>48</sup>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頁 122。

<sup>49</sup> 此外，《說文·糸部》「維」讀若「繻」，今本《周易·隨》「從乃田維之」之「維」，上博簡本作「囁」，馬王堆本作「嶺」等反映的也是同類現象。

<sup>50</sup> 當然，利用「隹」字兩類異體「隹」與「隹」來分化「隹」聲字的異讀可能本是戰國秦、楚兩系文字系統所獨有的用字現象；隨著強秦一統六國，延用至秦朝及西漢早期文字體系中。<sup>51</sup>

筆者認為，傳世「隹 TU (J/N)」字正是上述反映「隹 TU (J/N)」字聲系的「隹」字形體子遺。今本《說文》「隹」及「隹」聲字「準、隼、隼」篆形作「隹、隹、隹」，尚存「隹」字舊形。在隸楷階段，左下部橫豎交筆割裂為「十」形，並逐漸移至整字下部，遂成今之「隹」形。唐寫本《說文》「樵（樵）」字篆作「樵」，蓋已從俗而改。

至西漢中期，上述「隹」的職用日趨被「隹」替換。<sup>52</sup> 例如武帝時期的北大漢簡中的「誰」字聲符多改作「隹」；<sup>53</sup> 肩水金關簡中的「樵」字聲符有「隹」與「隹」兩種寫法；天回《脈書·下經》「如以錐刺（刺）之」之「錐」字聲符改作「隹」；懸泉簡中的「錐、推、樵、誰、堆」等，武威簡中的「樵」等，玉門關簡中的「錐」等，均改从作「隹」。

<sup>54</sup> 幸存於傳世文本中的聲符寫作「隹」形的「隹 TU (J/N)」聲字，後世的主流寫法大都跟隨

<sup>50</sup> 戰國燕、齊陶璽文字有字作「隹」（《陶錄》4·24·3，又見於《璽彙》3693、3846、3909，《彙考》310、311），過去或釋為「隹」（參楊蒙生：〈說「隹」兼及相關字〉，頁173-179），目前來看，應是「隹（獲）」字。這類寫法的「隹（獲）」也見於其他域系文字中。如上揭郭店《尊德義》的「隹」字所从，以及秦印人名「隹」字（著錄於許雄志：《秦印文字彙編》，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頁198）所从，均其例。另，包山258有字作「隹」，从艸隹（覺）聲，其中「隹（覺）」形係「隹」與「勺」之共筆，參見李家浩：〈信陽楚簡中的「柿枳」〉，《簡帛研究》第2輯（1996年9月），頁6；于夢欣：〈《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圖版札記二則〉，《漢字漢語研究》2022年第3期。過去理解成「『隹』旁為『覺』旁誤寫」，參單育辰：〈談戰國文字中的「覺」〉，《簡帛》第3輯（2008年10月），頁21-28，則不必。

<sup>51</sup> 匿名審閱人指出，上述存在「隹」與「隹」來分化「隹」聲字異讀的秦漢文獻，除銀雀山漢簡外，其出土地均處湖南湖北，多為舊楚地。或許這一職用現象可能就是楚系特色。

<sup>52</sup> 偶爾也有以「隹」代替「隹」者，如北大漢簡《蒼頡篇》簡68「隹」作「隹」，同篇簡69尚作「隹」。

<sup>53</sup> 經張再興統計，北大漢簡从「隹」者11例，从「隹」者2例。參張再興：〈從秦漢簡帛文字看「隹」字分化〉，頁80-86。按，這一統計漏算北大漢簡《妄稽》三例从「隹」聲的「誰」字（分別見於簡40、79）。

<sup>54</sup> 樂從堂藏漢武帝時期銅馬式有部位名「隹」，亦从「隹」作。當然，此字位於銅馬後肢，「似與文獻表示臀的『隹』字義無關」，董珊：〈樂從堂藏銅馬式考〉，《秦漢銘刻叢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226。另，《詩·大雅·棫樸》「追琢其相」之

這一歷史洪流，改从「隹」作。如「臍」改作「臍」，<sup>55</sup>「樺」改作「椎」，「準」改作「推」，「隼」改作「隼」，「隼」改作「堆」。<sup>56</sup>「準」倒是個例外，其實在中古前期也曾改成與「淮水」之「淮」同形者，如東魏武定四年（564）封柔墓誌「州閭仰爲準的」之「準」即作「淮」；但終究「恐與『淮』字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準」字條下按語），故而要麼保留「隼」形作「準」，要麼在「淮」形基礎上減筆作「准」。<sup>57</sup>

若上述結論大體不誤，中古讀「職追切」、訓義爲「鳩鴉」（即祝鳩）或「鷦」的「隹」字，就是獨體「隼」字的後世變形。《經典釋文·毛詩音義》兩見與「鷽」互爲異文的「隹」字。一處見於《小雅·四牡》「鷽」下：「音隹，夫不也，本又作隹。」另一處見於《小雅·南有嘉魚》「鷽」下：「鷽，音隹，本亦作隹。」又於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已指出，這些「隹」字「本作隼（引者按，指《說文》『隼』的隸定之形），轉寫譌之耳。」今以觀之，可謂卓識。

同時，《說文》訓爲「鳥之短尾總名」之「隹」可能也源自「隼 TU(J/N)」。唐寫本《切韻》（S.2071）：「鷽，鳥。」標音「職追切」。其義承自《說文》「隹」字，讀音源自「隼 TU(J/N)」。可爲證。據此，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盜者》簡 78 背「酉，水也」之「水」上古是舌音微部字，饒宗頤和李零均將之與《說文》中的「隼」字聯繫，祇不過饒先生理解

「追」是舌音微部字，海昏侯簡本《詩》的整理者將其對應之字隸定爲「璫」，參朱鳳瀚：〈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竹簡《詩》初探〉，《文物》2020 年第 6 期，頁 63-72，或「雉」，參朱鳳瀚主編：《海昏簡牘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頁 111；《詩·檜風·匪風》「誰能烹魚」之「誰」，海昏侯簡本《詩》的整理者將其對應之字隸定爲「誰」，參朱鳳瀚：〈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竹簡《詩》初探〉，頁 63-72。若上述字中的「隹」形隸定不誤，則亦是混用。

<sup>55</sup> 《說文》「臍」與「臍」並存，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臍」下注已指出兩者「義同字異」。

<sup>56</sup> 「隼」不改作「崔」，是避免與「崔巍」之「崔」混同。

<sup>57</sup> 匿名審閱人提出，傳世「隼 TU(J/N)」在字形上是否會與「隹 TU(J/N)」有著直接關聯。換言之，這是認爲傳世記錄「隹 TU(J/N)」音的「隼」在字形上或是在記錄「隹 TU(J/N)」音的「隹」形基礎上改造而來。按，傳世「隼 TU(J/N)」以及「隼 TU(J/N)」聲字除「準」外僅見於東漢以降形成的《說文》、《漢書》以及其他字書、韻書或注疏中，而這些文獻同時代的真實文字中不見用「隼」作聲符來記錄「隹 TU(J/N)」音的用字例，可知這類工具書所記載的「隼 TU(J/N)」帶有存古傾向，應有著更早的歷史來源。而更早的戰國至西漢初年「隹 TU(J/N)」聲字均由「隼」形表示，且況「隼」形與後世記錄「隹 TU(J/N)」音的「隼」形有著較爲自然的形體演變關係，筆者更傾向於「隼」就是傳世「隼 TU(J/N)」形的直接形體來源。

爲「鵠（鵠）」，李先生理解爲「鵠鵠」（即「祝鵠」），各取其一端。<sup>58</sup> 筆者認爲，不妨直接理解爲《說文》之「隹」，表示鳥之總名。

當然，上述對傳世古書中這些「隹」的形體來源之推斷，是一種基於戰國秦楚與秦漢用字事實所生發的假說。是否一定屬實，還有待發現更多與材料加以鉤沉。

#### 四、「隹 KWIN」字源流考

「隹 KWIN」字字義，也即「鷹隹」之「隹」，在戰國至西漢早期主要用「唯、𪔐」等假借字表示，或用「鵠、鵠」等專字來表示。<sup>59</sup> 可知當屬於「隹 KWI(N)」字聲系。其用例如下：

- (1) 清華三《說命下》：「不隹（惟）鷹唯（隹）。」
- (2) 棗紙《齊桓公自莒返于齊》：「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鸞𪔐（鵠？）唯（隹）比。」今本《管子·小匡》：「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隹鵠梟豐。」
- (3) 馬王堆《易·解卦》：「公用射𪔐（隹）於高墉之上。」
- (4) 馬王堆《繫辭下》：「鵠（隹）者，禽也。」
- (5) 馬王堆《二三子問》：「公用射鵠（隹）於高墉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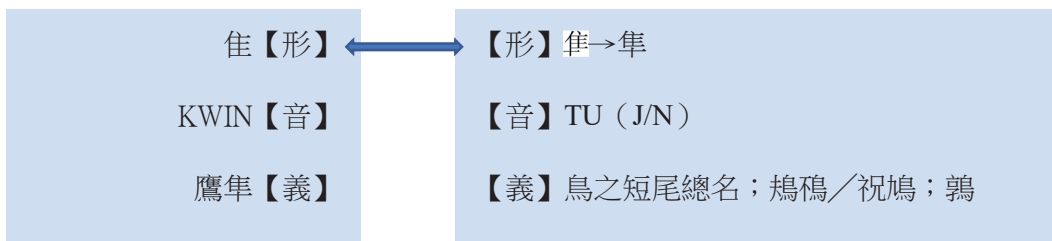
這一時期「隹」字與「隹 KWIN」音義關係密切。將來古文字材料中若出現用獨體「隹」形來表示「隹 KWIN」，也不足爲奇。後世「隹 KWI(N)」字聲系的聲符仍然用「隹」形來表示，唯有「隹」字例外，這可能是爲了避免與上述本由獨體「隹」字演變而來的「隹」字音義相混淆。畢竟，諸如上揭馬王堆《二三子問》中寫作「鵠」形這類{鷹隹 KWIN}的記錄形式（甚至很有可能當時已存在獨體「隹」形這一記錄形式），在「隹 TU(JN)」聲字中的聲

<sup>58</sup> 饒宗頤：〈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饒宗頤、曾憲通：《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頁35；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年），頁228。

<sup>59</sup> 這裏的「鵠」自然與《說文》表示祝鵠的「鵠」字異代同形。

符「隼」形全面變成「隹」形的時代，很容易與{鳥之短尾總名；鵠鵠／祝鳩；鶉<sub>TU (J/N)</sub>}的新記錄形式「隹」混同。至於為何採用「隼」這一形式來別異，筆者對此提出如下兩種可能以供參考。

一種可能是發生了文字職用的代償或互易。<sup>60</sup> 具體來說，隨著「隹」被用來替代原先「隼」所承擔的音義，造成「隼」形成爲當時文字系統中的「存古冗餘」，僅在「準」字中仍有效用（詳上文）。又因{鷹隼<sub>KWIN</sub>}的本初記錄形式與上揭{鳥之短尾總名；鵠鵠／祝鳩；鶉<sub>TU (J/N)</sub>}的新記錄形式均爲「隹」或「隹」聲字「雛」等而混同，故而採用「隼」（當時已變形爲「隼」）來代償記錄。這在客觀上造成了在{鷹隼<sub>KWIN</sub>}與{鳥之短尾總名；鵠鵠／祝鳩；鶉<sub>TU (J/N)</sub>}兩音義的記錄形式，發生了「隹」與「隼→隼」的職用互易。其變更過程如下圖表 5 所示：



圖表 5

這種字形與音義之間的代償或互易現象並非獨見。例如上舉裘錫圭先生著作中曾揭出，「扁」最初是匾額之{匾}的本字，表示扁薄之{扁}，是它的假借用法。「匾廔」之「匾」是記錄是「扁」字的假借義{扁}所造的分化字。後世隨著「扁」被用來替代原先「匾」所承擔的{扁}義，造成原先「扁」字所承擔的{匾}義缺失相應的字形。於是就利用了當時已不再表示{扁}義的「匾」字來代償。

<sup>60</sup> 關於文字職用的代償，參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修訂本）》（上海：中西書局，2023 年），頁 261；關於文字職用的互易，參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頁 320。戴侗《六書故》引李陽冰說：「隼，𠂔省聲。」沈濤《說文古本考》（丁福保主編：《說文解字詁林》引，頁 1595）等以爲是。按，目前真實文字材料中未見从𠂔之「隼」，此說應不可信。

另一種可能是「隼<sub>KWIN</sub>」字字形並非承自早期「隼」字，而是直接在「隹」字基礎上贅加「十」形而來。目前確定的「隼<sub>KWIN</sub>」字最早見於北朝文字材料，<sup>61</sup>如北周大象元年（579）尉遲連墓誌「矢及軒庭，非因集隼」之「隼」作「」，北齊河清元年（562）庫狄回洛誌作「射隼高墉」之「隼」作「」等。<sup>62</sup>「集隼」故事見於《國語·魯語》、《史記·孔子世家》、《漢書·五行志》、《說苑·辨物》、《孔子家語·辯物》等。「射隼高墉」語出《易·解卦》等。這些「隼」顯然是「隼<sub>KWIN</sub>」字。字形上，「十」處於「隹」字正下方，「十」的上部與「隹」的右豎筆下部對齊。同時期「隼」聲字「準」尚寫作「」、等形，其中「十」形仍然與「隹」處於粘連與割裂之間，「十」的上部接近「隹」的左豎筆下部，與「隼<sub>KWIN</sub>」字有一定區別。而在後世文字中兩者日益趨同，最終同形。相關變更過程應如下圖表 6 所示：

|                                    |                      |
|------------------------------------|----------------------|
| 隹 $\xrightarrow{\text{下加十形}}$ 隼【形】 | 【形】隼 $\rightarrow$ 隼 |
| KWIN【音】                            | 【音】TU (J/N)          |
| 鷹隼【義】                              | 【義】鳥之短尾總名；鳩鵒／祝鳩；鶉    |

圖表 6

## 五、餘論

要之，傳世「隼」字的兩類異讀「隼<sub>TU (J/N)</sub>」和「隼<sub>KWIN</sub>」是歷史上「隹」字職用變更的產物。具體來說：

「隼」形源自「隹」字異體「隹」。戰國（秦楚）至西漢早期，「隼」與「隹」歷經職

<sup>61</sup> 張再興以為「魏晉石刻文字中」已見，可文中舉出的最早一例是北齊司馬遵業墓誌之例。疑表述有誤。參張再興：〈從秦漢簡帛文字看「隼」字的分化〉，頁 80-86。

<sup>62</sup> 毛遠明：《漢魏六朝石刻校注》，第 9 冊（北京：綫裝書局，2008 年），頁 110；毛遠明：《漢魏六朝石刻校注》第 10 冊，頁 327-330。

用的交互集中，形成「隼」反映「隹 TU (J/N)」字聲系，「隹」反映「隹 KWI (N)」字聲系的分工現象。傳世「隼 TU (J/N)」字正是上述「隼」字形體孑遺。

西漢中期以降，上述職用的分工日漸淡出歷史舞臺，「隼」的職用漸次被「隹」替換：獨體「隼」字，除《說文》等書中尚存舊形，通行文字中已演變為「隹」；「隼」聲字中，僅「準」字聲符尚用「隼」形，在隸楷階段演變為「隹」形，其餘字的通行寫法皆改从「隹」作，僅在個別歷史文本中留存舊形。這致使若干文字中的「隹」與「隼（隼）」形的職用發生代償，甚至互易。「隼 KWIN」字便是在這一歷史條件下形成的。

筆者由此推測，若干「隹 TU (J/N)」聲字和「隹 KWIN」聲字也是在「隹」字職用變更過程中產生的。前者如「準」字。其字義{水準}本是「水」的引申義。《說文》：「水，準也。」又，「準，平也。」段玉裁《注》：「（準）謂水之平也。天下莫平於水。」可為證。故「水」字本初就可以表示{水準}義，如荊門左塚漆盤中的「水」、清華五《殷高宗問於三壽》簡 16「揆中水衡不力」、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於陳起》簡 04-139「規矩水繩」與簡 04-146「水繩規矩」以及馬王堆《經法·四度》行 42 下「規之內曰圓，矩之內曰〔方，縣〕之下曰正，水之〔□〕曰平」中的「水」，均其用例；<sup>63</sup> 鄭玄注《考工記·輅人》「輅注則利準」謂：「古書準作水。」又注《考工記·栗氏》「權之然後準之」謂：「準古書或作水。」亦可為證。「準」字理應是在「隼」專門反映「隹 TU (J/N)」字聲系後產生的。後者如表示「剡木相入」之「樺」、表示「金之萌生」之「鏹」以及表示「鷹隼」的「鷩」字，理應是在「隼 KWIN」字產生後產生的。

同時，傳世文獻用字多有層累的特點。雖說「隼 KWIN」字產生之時，「隹 TU (J/N)」聲字

<sup>63</sup> 目前學界普遍據今人用字習慣括讀為「準」。參王寧：〈讀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於陳起》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論壇區」，<http://www.fdgwz.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3&highlight=%E9%AD%AF%E4%B9%85%E6%AC%A1%E5%95%8F%E6%95%B8%E6%96%BC%E9%99%B3%E8%B5%B7>，2014 年 12 月 20 日；王寧：〈讀《殷高宗問於三壽》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525](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525)，2015 年 5 月 17 日；程少軒：〈論左家漆盤所見「水」字當讀為「準」〉，《古文字研究》第 33 輯（2020 年 8 月），頁 236-240；網友「紫竹道人」：〈清華五《殷高宗問於三壽》初讀〉下第 74 樓跟帖，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49&extra=&highlight=%E6%AE%B7%E9%AB%98%E5%AE%97%E5%95%8F%E6%96%BC%E4%B8%89%E5%A3%BD&page=8>，2015 年 5 月 3 日。

的聲符一般已改寫成「隹」形（「準」字除外），而非由「隹」形演變而來的「隹」形；但仍會有些「隹<sub>TU(JN)</sub>」聲字的聲符在歷史文本中保留由「隹」形演變而來的「隹」形，如上揭「隹、隹、隹（隹）、隹（推）、隹（堆）、隹（厓）」等。這致使目前傳世文獻中，兩類「隹」字及其後世變形雜廁；甚至在作聲符時，出現了諸如「隹、隹」等異代同形字。

（責任校對：王誠御）

**附記：**本文初版〈說「隹」〉成於2019年11月15日，曾宣講於2021年9月華東師範大學舉辦的「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對話」博士研究生論壇。同年12月13日次版草就，改名為〈說戰國秦漢文字中的「隹」字〉，私下請教於師友。2023年9月形成三版，定成此題，曾宣講於當年11月安徽大學主辦的「第二屆戰國文字研究青年學者論壇」。上述三版，私下請益於諸多師友；此番定稿，承蒙匿名審稿專家指點，在此一併致謝，恕難一一。外審期間，承施瑞峰君惠賜與鄔可晶先生合著未刊大作〈上古諧聲、假借材料特殊聲母交替中的複雜因素〉，該文對相關問題有進一步申討。另聞知 Jacques G.（柏向霖）“The Character 隹·惟·唯 ywij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脂 Zhi and 微 Wei Rhyme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2000, 29(2):205-222) 已言及隹字聲系三分（心、邪母獨立為一系，非筆者所贊成），本文寫作時未能獲悉相關論述而失引，實筆者讀書未廣所造成的疏失，肅此說明。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影印嘉慶江西府學刻本。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影印宋元遞修本。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經韻樓初印

本。

清·徐灝：《說文解字注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民國三年補刊本。

清·桂馥，趙智海點校：《札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影印文楷齋刻印本。

徐時儀校注：《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二、近人論著

丁福保主編：《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于夢欣：〈《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圖版札記二則〉，《漢字漢語研究》2022年第3期。

山東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銀雀山漢墓簡牘集成》（貳-叁），2021年。【簡稱：銀雀山】

毛遠明：《漢魏六朝石刻校注》，北京：綫裝書局，2008年。

王恩田編著：《陶文圖錄》，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簡稱：《陶錄》】

天回醫簡整理組：《天回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簡稱：天回】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015年。【簡稱：北大漢簡】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秦簡牘》（壹-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簡稱：北大秦簡】

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史傑鵬：《畏此簡書：戰國楚簡與訓詁論集》，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8年。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懸泉漢簡》（壹-叁），上海：中西書局，2019-2023年。【簡稱：懸泉】

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武威漢簡》，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簡稱：武威】

-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伍），上海：中西書局，2011-2016 年。【簡稱：肩水金關】
- 田成方：〈新見蔦子曾壺考〉，《江漢考古》2015 年第 3 期。
- 白於藍：〈《包山楚簡文字編》校訂〉，《中國文字》新第 25 期（1999 年 12 月）。
-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年。
-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壹-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2013 年；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肆-柒），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2022 年。【簡稱：岳麓】
- 朱鳳瀚：〈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竹簡《詩》初探〉，《文物》2020 年第 6 期。
- 朱鳳瀚主編：《海昏簡牘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
-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簡稱：《銘圖》】
-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簡稱：《銘續》】
-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簡稱：《銘三》】
- 李天虹、華楠、李志芳：〈胡家草場漢簡《詁咎》篇與睡虎地秦簡〈日書·詁〉對讀〉，《文物》2020 年第 8 期。【簡稱：胡家草場《詁咎》】
- 李守奎：〈楚文字考釋（三組）〉，《簡帛研究》第 3 輯（1998 年 12 月）。
- 李家浩：〈信陽楚簡中的「柿枳」〉，《簡帛研究》第 2 輯（1996 年 9 月）。
- 李春桃：〈出土文獻所見觜宿名稱考〉，《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 16 輯（2022 年 12 月）。
- 李 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 年。
- 李 豪：〈「甃」「𣪠」「𣪠」「𣪠」等字讀音考辨——以諧聲類型為中心〉，《漢語史學報》第 28 輯（2023 年 5 月）。
- 李 豪：《古文字諧聲系統及相關問題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22 年，劉釗先生指導。

- \* 李 銳：〈戰國竹書形近字互別現象初探——兼論古書的傳抄〉，《古文字研究》第 30 輯（2014 年 9 月）。
-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捌），上海：中西書局，2011-2018 年；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拾叁），上海：中西書局，2019-2023 年。【簡稱：清華】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門市博物館編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一）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簡稱：郭店】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博物館編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三）曾侯乙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 年。【簡稱：曾侯】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岡市博物館編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四）望山楚墓竹簡、曹家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 年。【簡稱：望山】
- 侯建科：《楚文字疑難字考釋史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22 年，賈連翔先生指導。
- 侯瑞華：〈讀安大簡《詩經》二題〉，《戰國文字研究》第 2 輯（2020 年 7 月）。
- \* 侯瑞華：《戰國楚文字常用字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22 年，李守奎先生指導。
-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
- \* 施瑞峰：《上古漢語聲母諧聲類型在古文字資料釋讀中的效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22 年，沈培先生指導。
- 施謝捷：《古璽彙考》，合肥：安徽大學博士論文，2006 年，黃德寬先生指導。【簡稱：《彙考》】
- 荊州博物館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三三六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 年。【簡稱：張家山[336]】
-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12 年。【簡稱：上博】
- \* 馬譽文：《新派上古音構擬中利用古文字材料情況的綜合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22 年，張富海先生指導。

- \*張再興：〈從秦漢簡帛文字看「隼」字的分化〉，《中國文字研究》第23輯（2016年8月）。
-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簡稱：張家山[247]】
- 許雄志：《秦印文字彙編》，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
- 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
- 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修訂本），上海：中西書局，2023年。
- 單育辰：〈談戰國文字中的「𣎵」〉，《簡帛》第3輯（2008年10月）。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簡稱：鳳凰山】
-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簡稱：包山】
-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 程少軒：〈論左冢漆盤所見「水」字當讀為「準」〉，《古文字研究》第33輯（2020年8月）。
- 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二），上海：中西書局，2019-2022年。【簡稱：安大】
- \*楊蒙生：〈說「隼」兼及相關字〉，《出土文獻》第5輯（2014年10月）。
- 董 珊：《秦漢銘刻叢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 虞萬里：〈清華簡《說命》「鵠肩女惟」疏解〉，《文史哲》2015年第1期（總第346期）。
-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壹-柒），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簡稱：馬王堆】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
-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簡稱：睡虎地秦簡】
- 趙曉斌：〈荊州棗紙簡《齊桓公自莒返于齊》與《國語·齊語》《管子·小匡》〉，

《出土文獻研究》第 21 輯（2022 年 12 月）。【簡稱：棗紙《齊桓公自莒返于齊》】

劉 釗：《書馨集續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

劉 釗主編：《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20 年。

\*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 年。

羅福頤主編：《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簡稱：《璽彙》】

蘇建洲：〈說「忿連」〉，《簡帛》第 20 輯（2020 年 5 月）。

饒宗頤、曾憲通：《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年。

### 三、電子資源

王 寧：〈讀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於陳起〉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論壇區」，<http://www.fdgwz.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3&highlight=%E9%AD%AF%E4%B9%85%E6%AC%A1%E5%95%8F%E6%95%B8%E6%96%BC%E9%99%B3%E8%B5%B7>，2014 年 12 月 20 日。

王 寧：〈《讀〈殷高宗問於三壽〉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525](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525)，2015 年 5 月 17 日。

方 勇：〈讀《岳麓書院藏秦簡（肆）》札記一則〉，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qinjian/6659.html>，2016 年 3 月 27 日。

胡敕瑞：〈讀清華簡札記之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3/20130105154822816925198/20130105154822816925198\\_.html](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3/20130105154822816925198/20130105154822816925198_.html)，2013 年 1 月 5 日。

陳 劍：〈據安大簡說《碩鼠》「誰之永號」句的原貌原意〉，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m.bsm.org.cn/?chujian/8140.html>，2019 年 9 月 30 日。

網友「紫竹道人」：〈清華五《殷高宗問於三壽》初讀〉下第 74 樓跟帖，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

wthread&tid=3249&extra=&highlight=%E6%AE%B7%E9%AB%98%E5%A  
E%97%E5%95%8F%E6%96%BC%E4%B8%89%E5%A3%BD&page=8 , 2  
015 年 5 月 3 日。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Hou, R.-H. (2022). *Zhanguo Chu wenzi changyongzi yanjiu* [Research on the everyday characters in the Warring States Chu script]. [Unpublished doctor's dissert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 Li, R. (2014). *Zhanguo zhushu xingjin zi hubie xianxiang chutan jianlun gushu de chuanchao* [On the division of similar characters in bamboo slips and the spread of ancient texts].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Research*, 30, 510-511.
- Li, X.-Q., & Huang, D.-K. (Eds.) (2011-2023). *Q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Tsinghua University bamboo slips (Vol.1-13)]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 Ma, Ch.-Y. (Ed.) (2001-2012).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 zhushu (yi-jiu)* [Shanghai Museum bamboo slips (Vol.1-9)].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 Ma, Y.-W. (2022). *Xinpai shangguyin gouni zhong liyong guwenzi cailiao qingkuang de zonghe yanjiu*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usage of ancient writing materials in the new system of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dissertation]. Fudan University.
- Qiu, X.-G. (2021). *Wenzixue gaiyao* [Chinese writi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Shi, R.-F. (2022). *Shanggu hanyu shengmu xiesheng leixing zai guwenzi ziliao shidu zhong de xiaoyong* [The effect of xiesheng types of old Chinese initial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excavated texts]. [Unpublished doctor's dissert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 Yang, M.-Sh. (2014). *Shuo “sun” jianji xiangguan zi* [On sun(隼) and related words]. *Excavated Texts*, 5, 173-179.
- Zhang, Z.-X. (2016). *Cong Qin Han jianbo wenzi kan “sun” zi de fenhua* [Research on the glyph differentiation of “sun (隼)” based on Qin & Han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Chinese Character Research*, 23, 80-86.
- Zhengzhang, Sh.-F. (2013). *Shanggu yinxi (di er ban)* [Phonologic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the second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ress.



# 臺大中文學報

(第八十四期抽印本)

## 「隼」字異讀考論

沈 奇 石 著

臺灣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印行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